

國立台北大學社會學系《社會實踐獎》

2019 年 11 月

我在唐卡傳習所的日子－四川藏區志工服務經驗

游佩宣

摘要

支援教育是目前中國大陸地區積極推動的服務學習項目，多半提供大學高校生進入偏遠地區，針對少數民族聚居地推動漢語教學服務，並且進行相關文化資產的田野調查研究。這一次，我跟著四川大學的團隊，進到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中的一個藏族小村落，開展為期近一個月的服務學習，在當中，我認識了藏族的文化藝術，如唐卡、藏醫藥、藏香、藏服等，以及在機緣巧合下參與了某部分的藏族生活，體會到宗教文化以及自然環境如何影響藏族人的飲食、交通、生活起居等，並藉由團隊存在與否，形成了我與當地的身分認同劃分，形成了本次雜糅當地觀察、自我認同觀察、族群差異的服務學習報告。

◎ 如需引用，格式如下：

游佩宣 (2019) 我在唐卡傳習所的日子－四川藏區志工服務經驗。國立台北大學社會學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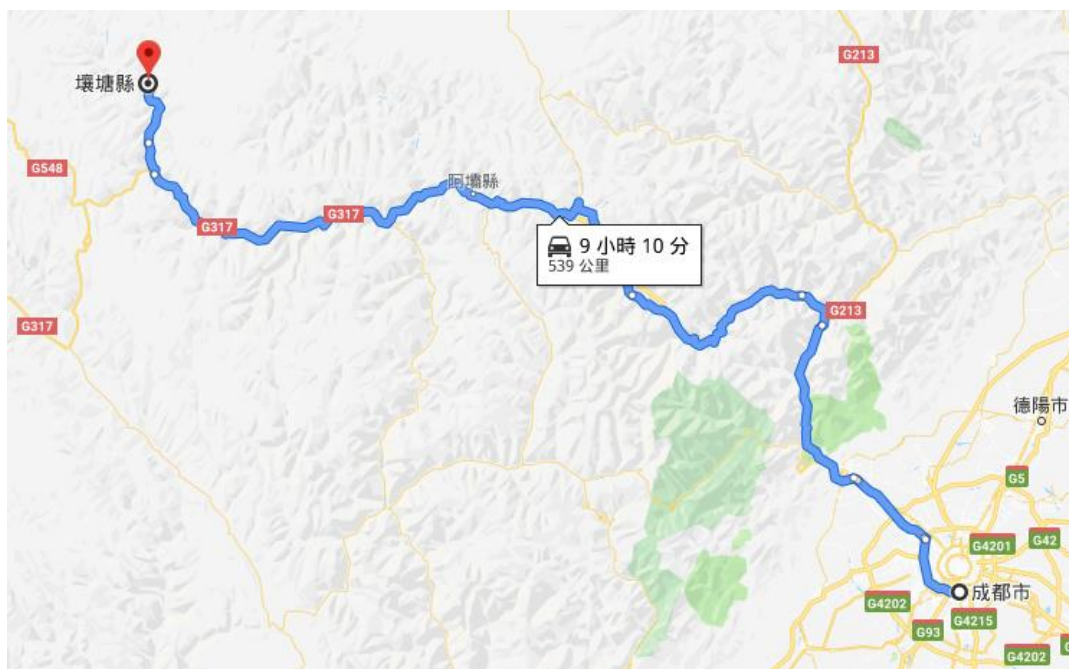
一、前言

覺囊唐卡傳習所，位於中國四川省阿壩藏族自治州壤塘縣中壤塘鎮壤塘村，屬於中國貧困區、包蟲病及大骨節病的重災區。人口組成百分之八十五以上都是藏族人，當地使用的主要語言為藏語。傳習所由當地活佛嘉陽樂住於 2010 年所創立，在當地政府即外界捐款的聯合支持下，陸續興辦藏醫藥、雕刻、格薩爾王說唱、藏文書法、時輪藏香、藏服設計、樂器製作、梵音古樂等傳習所。

其中「**唐卡**」是藏族文化中最具特色的繪畫藝術，是一種以多種礦物為顏料，並以彩緞裝裱的捲軸畫，畫布大小最大可以高達數層樓，小則僅有幾寸，繪製好的唐卡多收藏於藏傳佛教的寺院中。而唐卡的類別又區分為彩繪唐卡（可再細分為金唐、黑唐、朱唐、彩唐）、版印唐卡等，另也有以布匹綢緞代替畫筆的布貼唐卡（堆繡唐卡）。2006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便將唐卡列為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

今年暑假，我跟著**四川大學**文化行者的志願服務團隊，來到壤塘的唐卡及藏醫藥傳習所，教授當地學生漢語、衛教、交流西醫、速寫等課程，並進行物資捐贈、田野調查、舉辦義診、趣味競賽等活動，為期共計十七天。由於團隊預計離去的日期距離當地縣慶——壤巴拉文化節不到兩天，於是渴望能更深刻了解當地藏族文化的我在隊長和當地的同意下，獨自留了下來，並且透過各種機緣巧合，在當地與許多藏族人產生了退去志願者身分以後的密切互動。

因此，在此次的報告中，我將以「他者：志願者」以及「我者：朋友」兩個不同部分，作為我在壤塘縣傳習所所經歷的敘述角度。



▲壤塘縣平均海拔為三千公尺以上，且位處偏僻山區。自成都出發，需搭乘十小時的大巴抵達壤唐縣城，住宿一晚後，再另外搭乘約一小時車程的山路，才能抵達此次服務的目的地：中壤塘鎮壤塘村。



▲身為中國貧困區的壤唐縣位於川西地區許多著名自然及人文景點的交界處，如色達喇榮五明佛學院及海子山等，因此當地政府也正積極的以當地豐富的覺囊文化為核心，渴望將其開發成文化旅遊景區，以帶動當地經濟發展。

二、他者：志願者

（一）緣起

本項計畫隸屬於四川大學校內社團的文化行者團隊，該團隊同時擁有近十個不同服務對象及地點的團隊，其中包括了雲貴川各地苗族、羌族、水族、土家族、藏族等不同少數民族中的各項非物質文化遺產，以進行田野調查、偏鄉教育、社區營造等為服務核心。

有意參與團隊的志願者可以從中選擇至多三個團隊參與面試，而我當時選填了分別以藏族唐卡文化、龍吟苗族、羌族釋比文化為服務核心的團隊作為我的前三志願。在三個團隊都讓我通過一試時，我選擇了直接書面錄取我的第一個團隊，於是來到了壤唐，在傳習所遇見了博大精深的唐卡文化，以及度過了難忘的暑假。

整個團隊內部有幹部五人，團員超額錄取十一人，成員分別來自：華西臨床醫學院、生命科學院歷史學院、文學與新聞學院、公共管理學院、藝術學院、歷史文化學院、經濟學院、國際關係學院、計算機學院、輕工科學與工程學院（服裝設計系）等，共計十六人，而當中，只有我一個是臺灣人（同時也是年級最高）。

這次的出隊主要任務落在課程教學與田野調查，然而由於當時中國的政治背景（中共建國七十年）及政府管制下，原先預定的「梵音古樂」由於涉及宗教議題，故而被迫捨棄於田野調查的主題之外。因此，我們的主要調研則落在唐卡傳習所內部的唐卡繪畫及藏醫藥。而課程則依照各成員所屬的專業領域作些許的微調和分配，產生了地理、物理實驗、醫學、速寫、合唱、舞蹈、服裝設計及漢語課等。儘管課程深具多樣性，然而事前的籌備在我看來並不嚴謹，除了主要課程

的試教等，並無太多關於田野調查和文化風俗的課程學習，其籌備密度比起我在臺灣所參與過的國內外服務團隊而言，也較為鬆散。

（二）抵達

在其餘成員正式抵達前一天，我和兩位幹部及一位成員事先前往目的地，以提前掌握任何變動的可能。在經過十個小時的大巴後，我們於晚間四點多左右來到壤唐縣城，於政府合作補助的旅店住宿一晚後，便在隔日啟程前往鎮上，然而由於當地道路坍方不斷，經常需要進行道路維修，因此當我們行經到一半時，發現前方正在封路鋪路，考慮到時程問題，一行人只好拖著行李和物資步行一公里，走過烏煙瘴氣的柏油鋪路段，終於來到封路的另一邊，然而這裡距離目的地壤唐村還有好一段距離，此時有許多車輛由於封路的關係同樣被擋在黃色警戒線外寸步難行，而我們在某位願意掉頭載我們一程的善心人士幫忙下，終於來到傳習所。

覺囊唐卡傳習所，位於的阿壩州屬於三大藏區裡的安多藏區，以牧民為主，尚處於觀光化前期的質樸模樣，而我們這次所經歷的道路坍方、修路、步行等，其實也反映出壤塘地區對外交通不便、資源難以進入的情況。除了貧窮，水資於中所含的過量重金屬，也使得壤塘縣成為整個阿壩州大骨節病患病人數最多、病情最重、分布最廣的縣。並在 1992 年，被中國政府列為省定貧困縣；1994 年列為國家重點扶貧貧困縣；2001 年列為國家新階段扶貧工作重點縣；2004 年則列為對外開放縣。近年來，更是著力發展並挖掘流傳千年的覺囊文化，期盼以觀光帶動當地的經濟發展，然而在我們進行田野調查的過程中，同時也發現觀光帶來的潛在破壞很有可能影響當地傳統的風俗與文化，並且以我所接觸的傳習所學生而言，開放當地觀光，並不是他們所樂見的事情。這部分我將在後續的田野調

查中進行討論。

（三）服務過程

1. 教學

在和校方溝通過後，我們得知傳習所內部為配合我們此次的教學，已將學生以「漢語」程度區分為高級、中級及基礎班，透過這樣的分班，我們結合原先已安排的地理、物理實驗、醫學、速寫繪畫等課程，配合開營表演、團隊介紹、義診、趣味競賽以及閉營活動等，進行為期十五天的服務。

而在這期間，我所負責的主要任務是田野調查，另外也由於人手的調配，進行了一至兩次的漢語及女性基礎生教知識的教學。讓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我一個用慣了ㄅㄆㄇㄉ的台灣人必須上台用我所陌生的漢語拼音來教這些藏族人說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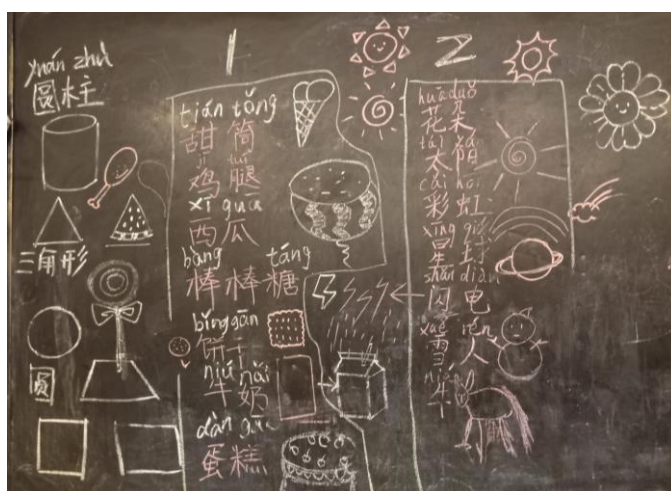
BPMF v.s ㄅㄆㄇㄉ——語言背後的權力不平等？

在教學的過程中，我深深體會到他們對於教育的渴望，同時也想起了一開始和校方接觸時，來自青海藏族的久南校長也不斷強調他的學生目前最需要的就是漢語教學。漢語就是中國所謂的普通話，對於這些從小土生土長在壤塘地區的藏族人來說，漢語是他們與外界接觸的第一門檻，如果選擇走出家鄉，就必須擁有一口流利的漢語，以獲得更多的資源。儘管藏族已是中國少數民族中人數最多的民族，藏語對於一般人來說，卻依然是陌生而遙遠的語言。縱使四川大學本身有五位教藏語的老師，也會開設不同地域的藏語¹，如安多藏語、拉薩口語等，然

¹ 藏語的分支語言主要分成衛藏方言（拉薩地區）、康巴方言（昌都地區）、安多方言（阿壩地區）等，不同地區所主要聚居的藏族也不盡相同，而他們之間所使用的藏文雖然相同，但是發音卻不盡相同，並不只是腔調的問題，而是整個

而在眾多中國學子中願意學習藏語並且從中了解其藏族文化的人可說是少之又少。除此以外，在中國以「五十六個民族皆是中華民族」的漢本位思想上，也會以義務教育的方式置入漢語教學，甚至有許多藏族人已失去說母語的能力。但因為壤塘本身地處偏遠，教育資源和醫療資源同樣匱乏，使得當地母語得以完整保存，但長期受限於自然條件的貧困，也使得當地藏族青年認為，主動學習漢語，彷彿是脫貧的第一步。

但是如同台灣人所慣用的ㄅ
ㄆ，每個語言背後所擁有的文化脈絡不盡相同，在其他團隊夥伴流利的在黑板上幫我寫下漢語拼音，協助我為藏族學生進行漢語教學時，我感覺一種身為主流文化的文化霸權。那樣的霸權體



▲團隊夥伴替我在黑板上寫下的漢語拼音。

現在我自己明明也會說中文，卻因為在中國沒人看得懂所以不能用ㄅㄆ之外；也體現在這些幾乎是靠重複音調而記得發音鸚鵡式學習。曾經學習過藏語的我開始很認真的思考，如果我們今天能夠事先熟稔藏語，那麼這樣的教學，會不會比較平等一點？

大學生老師 v.s 唐卡畫師／藏醫師學生——當老師的資格？

類似於上面所提到的不平等問題，還有一直為人所詬病的「大學生志工」這件事。在台灣及尼泊爾總共參與過五次偏鄉教育服務學習的我，在和這群中國學

發音體系都會隨著地區和藏族的分支而有溝通上的障礙，如嘉絨藏族和安多藏族本身儘管地域相近，所說的藏語卻可能無法相通。

生共同參與此次的教學計畫時，我似乎能更加深刻的困惑於我們憑什麼當老師這件事情。

印象特別深刻的是在課程結束後的開會討論，我提到如果學生們提出我們無法回應的問題時，應該如何給予回覆，正當我期待大家能針對這個問題有所討論時，卻有一個一名團隊成員以不太嚴謹的態度笑著說：「他們應該不會問出我們回答不了的問題吧，如果真的有的話，那我們隨便敷衍過去也不會被發現啊。」我忘了當下其他成員的反應是附和還是錯愕，但我記得我非常的憤怒，在強迫自己冷靜下來後，直接以點名的方式向這位隊員提出我的看法，也就是我接下來論述。

傳習所的學生與我們這群大學生的年齡多半相仿，在他們之中，有全校最小的十三歲藏醫班學生，也有大至三十幾歲的唐卡班學生，然而無論他們的年紀或大或小，在中國所謂「支教（支援落後地區鄉鎮中小學校教育和管理工作，又稱義教）」的理念之下，我們這群並不具有教育專業背景的大學生，卻被理所當然地賦予了「老師」的身分。但是卻幾乎沒有人－包含團隊成員本身以及接受我們教學的那些學生－會去質疑一件事：我們憑什麼當老師。

就唐卡繪畫或者藏醫藥等專業藏學領域中，我們一無所知，而傳習所的這群學生，自然是當中的佼佼者，然而他們在藏學領域的優異表現，卻在支教的框架下成為了被忽視的一環。他們之所以會成為「學生」並不是只是單純因為我們擁有比他們更多的知識，更根本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在各種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的差異下，我們在知識上形成了某種「時差」，也就是我們只是比他們提前知道這些知識而已。然而如果錯誤的將這種知識上的不平等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差距，便可能間接的強化自己身為老師和他們身為學生的階級，讓縮短教育資源差距的服

務學習目的蒙上一層看不見的灰。

2. 田野調查

覺囊一詞發源自西藏拉孜縣境內的覺摩囊寺，並且獨立成為藏傳佛教中的覺囊一派²，經過種種政治及歷史因素，使得現今的壤塘為覺囊文化保存最完善的地區，並且擁有著名的壤唐三大寺：確爾基寺、澤布基寺和規模最大的藏洼寺，其中又以建於 1378 年的確爾基寺最為古老，寺院中仍保存著七百多年前的壁畫。

寺院、壇城、信仰和觀光

本次的田野調查，基本上可說是圍繞著傳習所與壤塘三大寺進行，在校方的協助及聯繫下，我們很幸運的參觀到最古老的確爾基寺以及規模最大的藏洼寺。儘管礙於語言的限制，參觀確爾基寺時未能全然的了解寺院中所藏的歷史文物及其意義，而藏洼寺又正在進行整修，然而就寺院本身所能得到的資源以外，背後所透露出的信仰與價值，同樣也是非常值得關注的部分。在三大寺及當地佛學院距離不遠，而同樣在這個區域的，還有一個興建多年的超大新地標——壇城。

壇城，或者稱為曼陀羅，指的便是藏傳佛教中諸佛菩薩聚集的神聖場域，類似於我們所謂的西方極樂世界，是一個至高無上的理想聖土，通常由砂畫、唐卡等方式呈現，而位於壤塘村內的這座巨型壇城（本報告封面右上的金頂建築）便是依照藏洼寺樓頂中所收藏的壇城所建，據活佛本人所述，實體壇城的興建旨在實現前任活佛的心意，而壇城未來竣工以後不只能夠作為當地信仰的中心，更能連帶帶動觀光的發展。然而令人至今難以理解的是，為何耗費巨資興建實體壇城

² 藏傳佛教信仰中，依教義即修行方式的不同主要分為最古老的寧瑪派、噶當派、噶舉派，和因元朝忽必烈將八思巴奉為國師進而傳入蒙古的薩迦派，以及自清代以來便掌握大權的格魯派等五大派。而覺囊派是否有足夠清晰的教義能夠為藏學家所承認其為獨立派別，目前仍有許多爭議，然而就壤塘當地的藏族而言，他們的自我認同即為覺囊派。

建築，卻不將其經費用以緩解當地居民的貧困呢？另外，根據其他團隊夥伴的田野調查報告中，我們得知「壇城的修建全部由來自尼泊爾的匠人負責，使用的木料也都由尼泊爾進口，預計修建壇城要花掉四五個億。」

得知消息的當下我非常驚訝，驚訝於如此貧困的地區竟然還需要仰賴外來勞力，而非由當地居民自身所付出勞力；除此以外，也相當好奇尼泊爾的勞力如何引進、其引進過程又是如何。或許因為當地是近乎自給自足的畜牧產業，缺乏建設壇城相關的土木及建築專業，又或者是因為壤塘當地豐富的文化基底已受到當地政府相當程度的關注，以至於及在政府的補助下，當地才會引進尼泊爾的勞力，以協助壇城的興建。

另外或許值得一提的是，儘管施工地點處處充滿危險，傳習所的孩子們在每逢十的放假日中最大的休閒，就是到附近的山頭爬山，尤其當地的壤巴拉神山也在不遠的山頭，因此頻繁的途經危險施工，似乎對這些傳習所的孩子們來說，早就是家常便飯，然而看在我們這些都市來的孩子，對於這樣的事情，卻總有著隱隱的擔憂。



▲興建中的壤塘新地標——壇城，及其施工情況。

活佛、傳習所、脫貧和認同

在前言中，曾提及傳習所由當地活佛³嘉陽樂住上師建於西元 2010 年，或許由於本次團隊係延續自去年的計畫，因此無論是校方，或者是在當地具有相當影響力的活佛都非常重視我們的到來，在一天晚上我們甚至有幸進到活佛（似乎是政府為活佛所建的、外面充滿監視器的）家中，與這位傳習所的創辦者進行面對面的談話。

在問答過程中，活佛非常清楚的表示，傳習所創立的目的就是為了讓當地的孩子能夠擁有一技之長，用以作為未來養活自己的工具，並且同樣希望透過技藝傳承的方式，讓繼承古老智慧的藏學，無論是唐卡繪畫、藏醫藥的研究、藏袍設計或者是木雕、金工、藏戲、歌唱等，都能夠延續其命脈，為藏族的傳統文化推廣，進一份力。然而當被問到如何看到開放觀光以後可能遭遇的困境，活佛神色堅定的告訴我們，這是所有藏族文化都必續面對的問題，觀光產業的推展和趨勢銳不可擋，因此重點並不應該放在如何躲避它的存在，而是必須學習如何鞏固自身的傳統價值，以及在面對它時如何不流失、也不迷失對於自身文化的認同，傳習所創立的目的，除了在一開始是幫助當地失去家庭的貧困小孩得以有一份養活自己的工作以外，隨著時代的趨勢和發展，也漸漸成為藏族人找尋認同的地方。像是提前抵達傳習所當天，我們就遇到一位北京清華大學建築系畢業的藏族人，他之所以前來傳習所學習唐卡，便是因為即將到美國讀研究所的他突然認知到自己儘管會說藏語，卻似乎一直缺乏對自身文化的了解和認同。

³ 在藏傳佛教過去政教合一的發展中，活佛具有極高的社會地位，幾乎每間到達一定規模的寺院都會有自己的活佛，而活佛就相當於該地區的最高領袖。然而依據派別的不同，其活佛的產生方式也不盡相同，例如格魯派中的活佛就需要以尋找轉世靈童的方式尋覓下一代活佛，而覺囊派則是從弟子中選拔。

於是，傳習所除了具有收容家庭功能不全的孩子以外，包吃包住免學費的方式也給予學生得以在經濟無憂的情況下習得一技之長，並且在逐漸完善的體制下，甚至能夠擁有校方提供的工作機會，同時，本身具有文化傳承意義的傳習所，也能從中達到文化延續與創造民族認同的目的。



▲傳習所外的黑板會讓不同的班級輪流進行美化，圖中為藏醫藥的高級班所寫下的漢語。

三、我者：朋友

(一) 鏡頭的前後作為一種身分認同

大部隊離開的那一天，我和孩子們一起目送他們的大巴向前駛去，在過往所有的服務經驗中，這是前所未有的一次：我離開了「他者」的標籤，成為與當地共存的一份子。在剩下的日子裡，我穿著旅館老闆娘借給我的藏袍，趕在早上七點四十以前，拿著學生會替我借來的飯碗，和他們一起坐在傳習所裡的食堂吃糌粑、喝青稞酥油茶。一開始，總有好奇的眼光盯著我，或是有人直接上前詢問我，「妳怎麼沒有離開？」我於是說，「我留下來和你們一起過壤巴拉（當地一年一

度的壤塘縣慶)。」然後看見他們對著我笑一笑。那是一段充滿自我矛盾卻無比快樂和珍貴的時光，一個人留下來成為他們一份子的我，時常掙扎於要不要拿出手機記錄這些生活點滴：和唐卡班的學生待在教室裡一起畫畫的時候、用餐時和他們一起吃著我所陌生的食物的時候、被邀請去他們家作客喝茶的時候、沿途看著他們樸實的背影鑲嵌在美麗山景的時候……

之所以不拿出手機拍照，是因為想起電影《一千次晚安 A Thousand Times Good Night》裡，女兒拿起身為戰地記者的母親的相機對著她瘋狂按下快門的那一幕，刺耳的快門聲簡直就像機關槍掃射的子彈一樣，狠狠地陷入人心。鏡頭的確能夠記錄美好，有時候卻也是一種帶來侵略的武器。它破壞的不只是對於他人的尊重，同時也可能破壞了我和他們之間好不容易所創造出的融入。因為在拿出相機對著他們拍照的同時，我便已經暴露了自己身為他者的身分，割捨了和他們融為一體的那個位置。於是，最後我的選擇，是用自己的雙眼和感受，將這一切銘記在心。



▲傳習所內提供學生放置餐具的櫃子。



▲糌粑和成以前便是由青稞粉、酥油、糖和奶渣所組成。

（二）一起當傳習所學生

在教學過程中，校方特地選出了兩名漢語水平較高的學生擔任我們課堂上的翻譯。而在其他團隊夥伴都離開村子以後，我受到其中一名翻譯——斯杰的邀請，跟她一起進入唐卡班學習繪畫。於是在接下來的幾天裡，我和傳習所的學生共同遵守著上下課的鐘聲、排隊等著打飯的隊伍、吃著傳習所提供的免費餐食、學習如何正宗的喝酥油茶、如何用手將青稞、奶渣、酥油和糖捏成一顆糌粑，並在晚上九點的鐘聲響後，跟著幾位不住校的覺姆⁴，一起從傳習所走回我所居住的旅館。

⁴ 覺姆，即為藏傳佛教中的女性出家者。



▲在團隊離開以後我跟著翻譯斯杰在唐卡班用鉛筆所繪製的唐卡線稿（左）和範本（右）。

1. 民以食為天

傳習所的基本作息以十天為一單位，上課九天，逢十放假一天，另外同樣會有寒暑假。上課期間為早上七點二十進校，七點三十可以自由選擇要不要到廣場跟著大家舉著書本轉圈圈朗誦複習，七點四十會敲鐘通知大家吃早飯，學校食堂裡有每個學生固定的位子，而從維持秩序到敲鐘，這一切責任都落在傳習所內的學生會成員身上。幸運的是，除了翻譯斯杰之外，一位和我較為要好的藏醫藥高級班同學，也是學生會的一員，在他和斯杰的幫助下，我成功的得到了我的飯碗，並且在校內學生好奇的注視下，和他們一起坐在食堂裡吃飯。

食堂的伙食多半以藏族的傳統飲食為主，算不上豐盛，甚至他們有時候會以

開水代湯，以十天為單位，每幾天都會有固定的餐食，午晚餐食的準備由值日的班級和一位食堂阿姨所負責，換句話說，值日的班級很有可能會因為需要準備餐食而減少上課時間。而早上的伙食，多半是簡單的饅頭、稀飯，或者由另外的值日生於前一天先劈好柴、拌好青稞粉等，隔日同學便可自行取用的糌粑和酥油茶。總體來說，壤塘所在的藏區由於位處高原，並沒有太優渥的條件可以種植出豐富的農作物，因此在當地的飲食習慣裡，通常都會帶有酥油、花生等高熱量食物以支持一整天的熱量消耗。但不知道是基因或者地理環境的關係，在傳習所裡，縱使有著這麼高熱量的飲食，我卻並沒有看見太多身形過胖的學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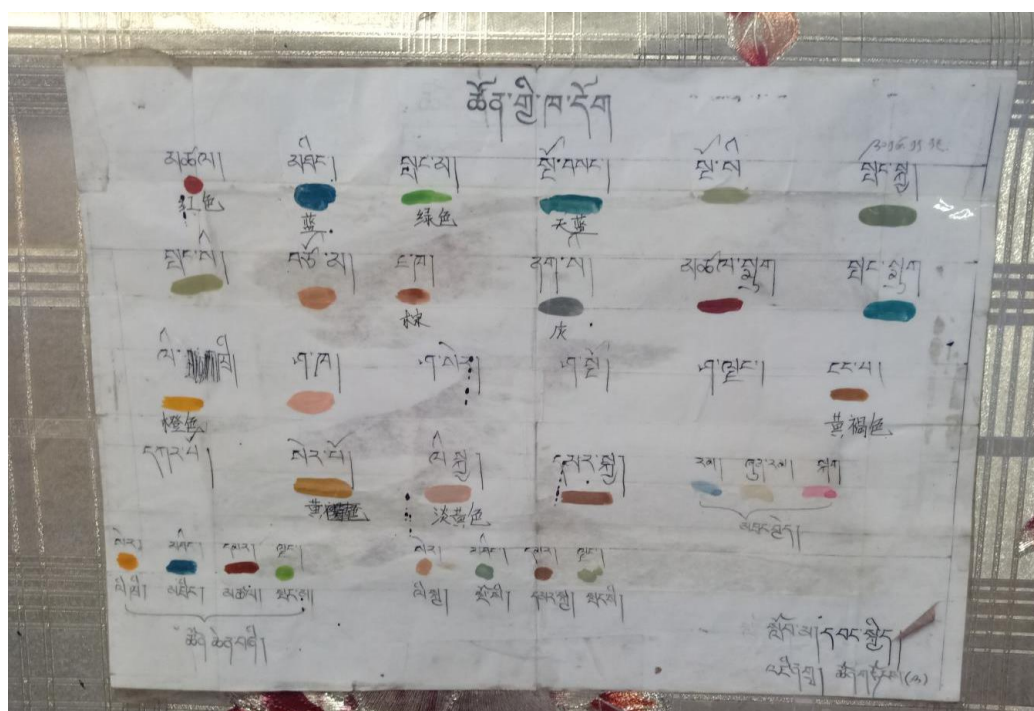
2. 唐卡班的學生日常

覺囊唐卡傳習所中的唐卡班分為彩唐、黑唐及布貼唐卡班，另外還有基礎班及純繪畫班（如壁畫等）。傳習所的規定是七年經過考核者得以畢業，而在這之前，校方也會提供前往上海傳習基地（類似姊妹校）進行交流的機會。在教學服務期間，斯杰便已經帶我參觀過不同唐卡班的教室及她所繪製的唐卡，已經在傳習所待了五年的斯杰所在的班級是彩唐班，而區分的依據主要按照是繪製的布底顏色，如黑唐班的布底即為黑色、紅唐班則為紅色等等。然而無論布底是什麼顏色，每個唐卡的顏料都是礦物磨製而成，繪畫前如果遇到顏料凝固的情況，就需要透過加熱及視情況加水的方式，重新調勻。

第一次跟著斯杰進到班級裡學習畫卡時，由於前些日子經常在學校裡為自願參與我們提供的教學的學生互動，因此儘管傳習所中並不是所有人都前來參與我們的課堂，卻也大致知道我們的來歷，於是當我穿著借來的藏袍希望能降低我的突兀感跟著斯杰進到教室裡時，依然被原班級的學生熱情而好奇地注視，由他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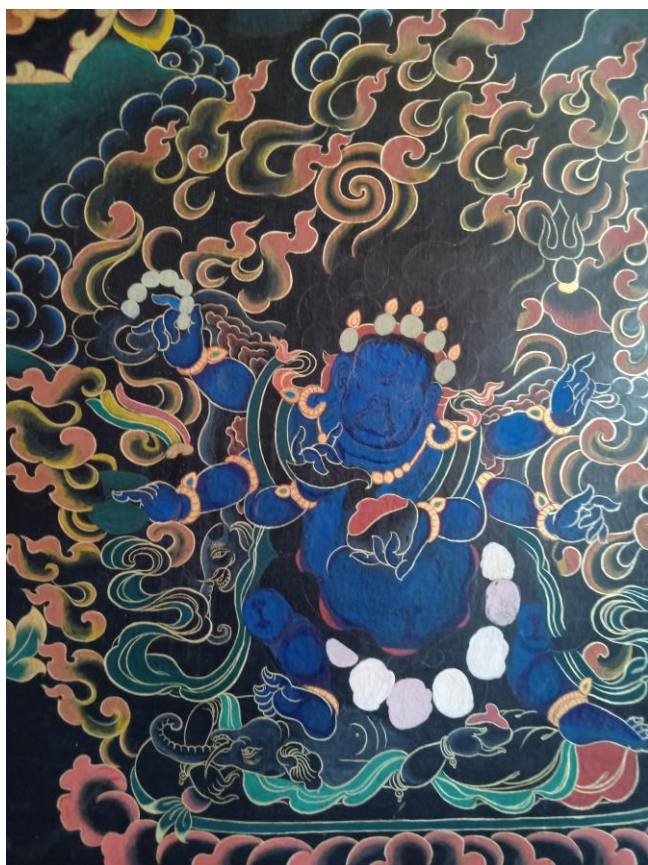
眼睛所散發出的我的外人身分，與我身上所穿著藏袍，似乎形成強烈的對比。

然而當我也逐漸投入在斯杰給我的線稿臨摹後，我才真的感覺到當時活佛告訴我們，對於傳習所的孩子而言，其實畫唐卡並不只包含繪畫這個動作，更重要的是繪師在細緻描繪那一筆一畫的過程中，沉澱內心自我、修養自身靈性的過程，也因此畫唐卡對於藏族人而言，其實也是一種修行。傳習所的一堂課大約九十分鐘，一開始，我還顯得心浮氣躁，覺得一堂課特別漫長，可越到後來，我發現畫唐卡並不難，難的是保持絕對的專注。由兔毛、鼠毛或狼豪所製成的細毛筆，往往不如我們所用慣的原字筆或鉛筆等，然而除了握筆的掌握，更要考慮顏料的特性，因為有的顏料會因為礦物的屬性，一旦結合空氣，便會依據溫度而有不同的顯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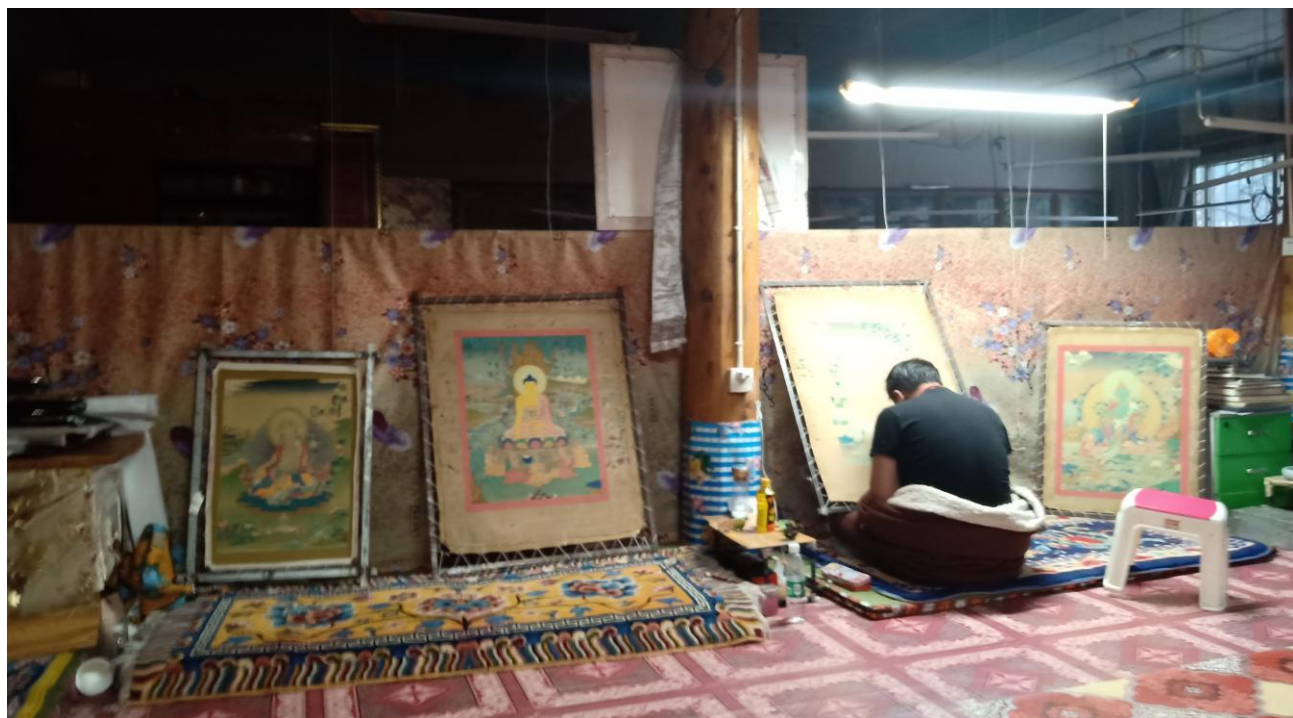




▲彩唐班的顏料櫃。彩唐班使用的顏料會多於黑唐班。



▲黑唐班的學生作品。



▲唐卡作為藏族藝術中的瑰寶，需要耗費相當大的精力與時間才能習得，以基礎的度量金（即依照經文紀錄的佛像比例做鉛筆打稿）而言，最少也需要一年的打底，才能進而學習上色。而根據斯杰所說，前三幅的唐卡繪製會由老師指定範本，依序完成後才可依自己的心意進行創作。

（三）走進藏族青年的家庭觀

在傳習所度過完整的一個整天後，我很幸運的聯繫到那位為了尋找民族認同而前來學習唐卡的藏族人。之所以幸運，是因為雖然他也是第一次來到壤塘這個地方，但是由於家族的名聲顯赫、子孫滿堂，以致於他在這裡有很多的親戚能夠相互照應，也是因為他的緣故，讓我深刻感覺到藏族人之間的家庭連帶關係之強，讓我一個陌生的台灣人都能夠如此自然的成為他們的家人。

其中最特別的，是我因此認識了一位自小出家的喇嘛，同時也是他們家族中的弟弟，儘管年紀不過十九歲，卻有豐富的佛學底蘊，以及所有喇嘛應該學會的技能——辯經、捏酥油花等，在他身上，我看見宗教與世俗間的界線其實並不需要那麼壁壘分明，他是一位恪守戒律的出家人，卻也可以是家族中調皮好勝的小弟，在不同的社會身分下，其實並沒有那麼強烈的腳色衝突，只因為我們對於不熟悉的身分，總會有太過強烈的刻板印象。

另外還有一位讓我印象深刻的女孩，諾金，他是家族中的妹妹，和我同齡，卻有著超乎常人的成熟，由於藏族依然有著傳統思想上的重男輕女，所以她從小就必須承擔許多家中的重活，那天我們一起出去玩，只見她一手抱著乾柴，一手提著我們剛從河裡盛滿的水壺，神色泰然的走在海拔四千公尺高的高原。

也許是因為曾經也在傳習所待過的緣故，諾金的漢語很好，聊起話來並不像喇嘛弟弟那樣隔著藏語和漢語的語言障礙，聊天過程中，我感覺她是一個想法非常現代的女性，於是我問她，未來會希望自己的對象也是一位藏族人嗎，然而她的回答是，她希望自己的對象能夠由父母選定，最好是個藏族人，因為這樣雙方父母在接觸時，就不會那麼費力。

這樣的回答似乎又扣回到我在進行漢語教學時感覺到的文化主流性，由於年邁的父母一輩已經很難重頭學習漢語，而一般的漢族人又不太可能會對藏族語言有很深的研究，因此在避免文化衝突和溝通障礙下，就必須選擇預先篩選出和自己語言文化相近的族群。



在壤塘這塊土地上，孕育了許多豐沛的傳統藏族文化，然而當整個地方文化成為走向現代化的觀光籌碼時，又會遭遇怎樣的衝突，這是我從壤塘回來以後，最苦思的問題。有許多的藏族人親口告訴我，藏族人不能沒有信仰，他們不喜歡沒有信仰的人，然而當這塊土地開放觀光以後，不只會破壞當地的經濟結構，更會有大批漢族進駐，因而打破當地的人口結構。我不禁思考，當文化成為籌碼，觀光成為賭局，最大的贏家會是誰？

我很幸運能夠有這次的機會來到藏區中最原汁原味的牧區，在和十五位來自四川大學的中國籍大學生共同完成這次的教學時，平時的交流互動，也讓我深刻的體會到兩岸對於服務學習上有不同的見解，以及自幼所形塑出的不同思維；和傳習所中的藏族青年接觸時，從他們身上看見那種不同於中華文化的信仰和質樸；跳脫出志願者身分時，成為一個同樣被留下來的人，才突然發現原來志願服務其實也是一件很殘忍的事；透過機緣巧合，看見了藏民家族的緊密連帶，以及熱情的待客之道。近乎一個月的二十六天，不算短也不算長，卻也是我在同一個地方進行服務學習最久的一次，當然也是作為整個鎮上唯一一個台灣人的我面對最多孤獨的一次，然而在這之中，有太多太多的故事依然難以被訴說，藏族文化是非常美的存在，然而對於許多台灣人而言，卻是陌生至極的事物，因此希望透過這次的投稿，能夠帶大家認識這個遠在四川的藏族村落，原來也有這麼多五彩斑斕的人事物。

四、附錄：壤巴拉文化節

壤巴拉是壤塘的舊名，源自於當地的壤巴拉神山。而壤巴拉節就是整個壤塘縣的縣慶，為期五天，繼去年於縣城舉辦後，今年正巧選在了傳習所以及三大寺所在中壤塘鎮，活動包含開幕的煨桑儀式、藏戲表演、跳神、歌舞表演、曬大佛（展佛）等，也因應著傳習所的存在，即各地的藏族文化傳承，舉辦藏服時裝走秀、唐卡、藏香、藏醫藥等陳列展覽，而熱愛歌舞是藏族人的天性，傳習所也為了這次的縣慶選拔出校內的男女學生，特別準備了一支舞蹈。或許是為了替自己的學校打氣，在歌舞表演的當天早上，傳習所校長集合了唐卡班及藏醫班的全校

同學，一起帶隊至搭建草坪上的舞台看表演，而當時已經從服務隊老師的身分被默許為傳習所學生的我也在其中。

在觀看表演的過程中，我親自體會了何謂階級不平等，傳習所的孩子由於只是孩子，並不具有任何大師的頭銜，因此在遇到其他村鎮前來的大人，特別是在政府機關工作的公務員時，儘管都是藏族人，卻也會有著上下不對等的權利關係。最讓我感到憤怒的，是當地渴望讓傳習所成為一塊活招牌吸引著各地遊客前來探詢古老的覺囊文化，卻忽略的給予他們實質的尊重和文化傳承者應有的待遇，或許，這和傳習所存在的目的有一定程度的扶貧有關係吧。





藏戲





曬大佛（布貼唐卡）



我在唐卡傳習所的日子－四川藏區志工服務經驗

關於傳習所的那段故事，就先介紹到這

至於我在壤塘的故事，未完待續

謝謝閱讀

